

陳恒嘉

驚心動魄讀「手記」

雖然我常常爲「一樣米餵百樣人」而搖頭感嘆，但是，我却又非常相信道理是像連通管一樣，本於「一」的，比如說，雖然人是百樣，但是他却是一樣米餵出來的，而且，是人，他也一定不免於吃喝拉撒。

「實習醫師手記」我就是這樣來看待的——它看來是一本實習醫師的手記，但它比諸一部文學著作更銳利地直剖吾人的本心，它的初意也許非文非哲的，但是它觸及到人的魂靈深處，它便可以成爲文學的或哲學的。我是懷着畏懼買下它，而且震悸着一篇接着一篇來讀完它的，此刻——剛剛讀完，立刻坐下來寫下這些文字的此刻，我還感覺到一篇一篇讀着它時的那種「驚心動魄」。我不得不承認：醫生



書一月每

——至少是這位名叫王溢嘉先生的實習醫生——是正如他所說的：是「盜取了生命的奧秘」的人，我之所以感覺到驚心動魄，乃是這位實習醫生的筆，較諸醫者的解剖刀更鋒利地剝開我的皮肉，直指我最深最嫩最弱的生命的奧秘最處，生命不被他用刀，而是被他用筆剗開來，攤在我的面前，鮮熱、紅通而顫怖地悸動。

我個人有這樣強烈的、深刻的感受，也許是因為我個人曾經歷過生命交關，而過度熟悉了王溢嘉先生所描述的慘酷的病房世界，我用我自己的血肉、用我自己的生命去體驗，王先生則是用他的慧眼和他的不忍之心來了解，因為我曾有過的慘痛經歷，我願意在這裏見證——王先生的感悟容或還不是十分有系統的太高層次的哲學化境，但唯其是「形中」的，本書遂更其有血有肉了。

對於醫師，我一直有十分複雜的情懷，雖然不全是王先生書中一三〇頁所記述的「隨時準備翻臉的信賴」，但庶幾近之。我現在的生命是一位王德源醫師從鬼門關上硬拖回來的，然而，我最最鍾愛的女兒却是活蹦蹦地在一位國內最最著名的醫師的刀下失去的，我軀體的傷害早已痊可，心靈的殘傷却與日俱增，我前面提到我是懷着畏懼買下這本書的，乃是因為我在書店裏翻閱一下這本書的目錄，大略就已知道，這本書要不是像一個高明的醫者徹底醫好我心靈的創傷，便是更徹底地把我傷得更「完全」。長久以來，我發覺我原就是這樣地期待着的——傷得更徹底，也就無處可傷了。然而，我却不知道，我現在却是究竟被怎麼了的……

我無法說得更多，我覺得：要介紹一本書，還是把這本書攤開來請讀者看看的好，正如王先生他們在開「臨床病理討論會」時，必須攤一堆「赤裸裸」的器

官在桌上一樣，我且把這本「實習醫師手記」攤一部份讓讀者們瞧瞧：

尼采說：「有些人要在死後才出生」，醫學生的訓練即是一種從死到生的心路歷程。幾年前的一個冬夜，在金山街寄宿處的后院裏，我將解剖屍體時所穿的實驗衣委於地上，縱火焚燒。沾滿屍腐味和福馬林異味的實驗衣，在熊熊烈火中急速蜷縮，彷彿它是有生命的東西。我蹲下身來，逼近那堆短暫絢麗的光和熱。

我曾穿着它解剖過另一具生命，將它解剖得體無完膚。每天早上，我必須像澆花一樣在屍體的臉上身上澆水，像園丁觸摸花木一般觸摸它。然後在期末考試時，來自全省各地最優秀的同學，像死刑犯般排成一列，蒼白的臉上張着無眠而充血的眼，被一個個推進充滿屍體的考場。在雜有白骨、血管、神經和肌肉的一道考題上，匆忙作答之間，我倉皇辨認出：它竟是我相伴數月不知名的屍體的手。

生命到底是什麼呢？醫學教育爲我提出這道難題，而且讓我越陷越深。

然後是生理實驗，我們一組幾個人不住折磨着一條狗。一個緊接着一個的實驗步驟，讓大家非常興奮，用功的同學紛紛在筆記本上詳細記錄實驗的結果。我則一直注視着被綁在板上的狗，牠茫然無告的眼光，以及斷續抽搐痙攣的身體，似乎在向我表白什麼。三個小時候，實驗完畢，被剝腸割肚的狗兒已經奄奄一息，大家覺得不忍，有人提議不如讓牠早點解脫。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人動手。

我用顫抖而興奮的聲音說：「我來。」然後拿起解剖刀，一刀刺入牠的心臟，鮮血噴上我握刀的手，我的眼眶和手都濕潤了。如果我必須做兇手，我願我是一名高尚而仁慈的兇手。

□

□

□

然後我們被帶進醫院去觀看一羣羣活生生而受苦的生命。先看死人，再看活人，這就是醫學教育所給我的錘鍊，它讓我在無心間盜取了生命的奧秘，給我開啓生命幸福之鑰，然後再將無數痛苦、哀號的生命展露在我的眼前，這是多麼無情的折磨？！一個太過健全的人，是無法瞭解別人的痛苦和不幸的，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屍體笨拙的姿勢，腐敗的氣味，均使我沉思且哀痛。每一隻祈求的手，痛苦的臉孔似乎都朝向我，我覺得我對他們有所虧欠，因為我與聞了他們生命中某種重大的秘密，單單這一點，我就覺得我虧欠了他們。

在醫生面前，病人順從地赤裸着。誰有權能如此坦然地檢視另一個同類的痛苦呢？我毋寧覺得我是缺乏這種權利的，但我却被賦予這種權利，這就是我的劫難。

——第二頁／白衣誓言，我的路——

林教授的解剖刀一層層剖析下去，如同長滿癩痢毒瘤的肝葉，終於無所遁形地呈現出來，它那猙獰的面目令人作嘔，我似乎聞到一股腥味。一個善良的人，怎麼會在肚子裏長出這麼大的一個毒瘤？而且還貼着他的肚皮？！

林教授用手摸一摸這個碩大的、不知節制的毒瘤，似在撫玩，也似在感嘆。

這時我的工作拉鉤，我兩手拿着兩個深大鉤，用力往外拉，當林教授用他自己發明的肝臟鉗子，在肝的左右葉兩側處夾住後，以鉗子在肝葉上壓榨，毒瘤彷彿在做最後的掙扎，污水不斷湧出，病人的腹腔一下子變成一個血池，模糊一片，但見林教授的手熟練而迅捷地在裏面抓掏，不時有小血柱朝上噴湧。血！我看到了血，血水不斷上湧，用吸濾器也吸不完，只好用手撥出來，一灘一灘的血水濺在我的手術衣上，透濕了衣褲，突然感到一陣冷，一種顫心的冷，我拉鉤的手更加用力了，整個人幾乎蹲下來，心裏懷着一種類似感恩的想法。

——第五十三頁／鮮血帶來的悸動——

真正的選擇往往是或此或彼，無由規避的，且其後果必更為重大，而選擇乃是導致此後果的唯一因素，所以它才是痛苦的。就像卡繆在「墮落」一書中所說的：一個德國兵向一位母親說：「請妳在兩個兒子中『選擇』一個讓我槍斃。」你選擇吧！

醫院裏的「手術自願書」與「麻醉自願書」，措辭嚴謹，在開刀前，病人及病人家屬要先在這兩張單子上簽名蓋章。我看有些人在看這兩張自願書時，看到上面「本人自願接受……」及「如有不測……」的句子時，有的是無奈地搖搖頭，有的是面露苦笑，它提醒你——這是你自己的選擇。當然，絕大多數的手術都是相當安全的，但有幾種甚為嚴重的手術，仍經常發生「不測」，「不測」也要做，正表示它不做也不行。在選擇之前，誰也不知做何種選擇才算「對」，事後也不能以成敗論對錯，但從中活過來的人，則不僅挽回了生命，而且提昇了生命

——第二二頁／生死難以抉擇——

從前有位劍客，他殺人越多，劍術越精進。自出道後，他每殺一人，就在劍柄上割上一道深深的橫紋，他經常撫摸這些令他產生「陷落」和「不快」感覺的凹痕，據說是用以自惕。自從我踏進臺大醫院的大門至今，在我眼前被覆上白被單送走的病人也已不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亦非因我而死，但他們却在我的見證下告別人間，而且我從他們身上盜取了生命的奧秘，藉以豐富我的臨床經驗和人生經驗，我不禁有着類似劍客的感慨。

——第一二五頁／恰似劍客的感慨——

醫生是一種特殊的行業，它和神職人員一樣，具有很濃厚的獻身意味，神職人員盜取了「天國的奧秘」，醫生則盜取了「生命的奧秘」，他們享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權」，他們均是逾越了人生的某種範圍，而必須為此付出他們的許諾及誓言的人。

——第一八五頁／醫者的許諾——

當一個幼童瀕臨死亡邊緣時，他沒有哀號，沒有掙扎，通常是只平靜地死去，一切輝煌、神聖的理由似乎都永遠無法挽回一個幼童無辜的死去，如果我們連幼兒無邪的笑顏都無法留住，都要加以摧殘，則所謂人性的光輝，永恆的意義，豈不是讓我們徒增尷尬而已？

——第一七七頁／童子何辜——